



榴红

幽默讽刺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致 榴 红 高 缨

说了几十年故事
自己流泪
叫别人笑个捧腹
爱用骨头思考
年轮辗下的皱纹里
便长出好些荆棘
刺破撒谎的云

云幕后，是真似幻
五花八门的脸谱
生旦净末丑——丑也丑得怪俊
唱的川味高腔
都想挣得台下喝彩
戏散时，只剩了
几声嘲讽
几声叹息

你躲入陋室
啜一盅客家人的功夫茶

目 录

高 缨：致榴红

门背后的脸皮.....	(1)
我就是那匹母马	(16)
高老夫子的两则绯闻	(39)
得奖作品	(49)
愉快的午餐	(52)
在乡村理发店里	(56)
蜡烛	(66)
养猪之道	(88)
饮食菩萨	(97)
樊阿炳买奶山羊.....	(108)
恍而惚兮的蒲加加.....	(147)
嘴巴.....	(277)
烂泥塘.....	(387)

孙静轩：榴红印象

门背后的脸皮

朦胧中，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

“脸皮带了没有？”

一个瓮声瓮气的男人的声音回答：

“带了。”

然后是碰门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一点一点地想起来，问话的是我表姐，答话的是我表姐夫。

这时我还睡在床上，似乎醒了，又似乎没有醒。所以我无法断定，这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开头我甚至弄不明白我究竟在什么地方，睡在什么人的床上。后来总算想起来了，我是在表姐家里。我昨天来的，我们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仍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我是在梦里到表姐家里来了，还是真真实实地到表姐家里来了。

“脸皮带了没有？”

还说：“带了。”

什么意思？在真实的生活里怎么会有这种对话。一定是个梦。我常常在梦里听见别人或者自己说过一些咒语似地莫名其妙的话，醒来怎么也理解不了它们的含义。

我使劲揪我的骨瘦如柴的大腿，（应该说是揪大腿上的那层薄皮。）很快就感到痛。这说明我确实是醒了，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真实的：表姐夫去上班，表姐问他，脸皮带了没有，他回答，带了。

不对，脸皮应该说都长在自己脸上，人出门当然脸也出门，脸皮也就随之出门，这是毫无疑义的，怎么会产生带不带脸皮的问题呢。一定是我听错了。表姐可能问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带了没有，让我听成了脸皮带了没有。肯定是这样。我不准备再想这件事。

但就在这时，我又清楚地听见表姐大声问我的侄儿：

“脸皮带了没有？”

我那上初中的侄儿很不耐烦地大声回答：

“带了！”

然后使劲一碰门。

这一回听得清清楚楚，不可能有错了。这地方什么规矩，出门之前都要问一声脸皮带了没有，而被问的人则都回答带了。什么意思？人的脸皮当然不存在带不带的问題。那么，“脸皮”二字是否已被引伸为另一个什么物件的代替词了。就像在我的家乡那一带，“老乡”一词演变为“配偶”的同义词一样。那么“脸皮”会引伸出什么含义。而且是出门必须带的？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只好问我表姐了。

“表姐，起先我表姐夫去上班，你是问他脸皮带了没有吧？”

“是呀。”表姐一边把牛奶放到我面前，一边回答，丝毫不觉得惊讶，好象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在你们这地方，脸皮是指什么呢？”我又问。

表姐把我看了看，递给我一个甜包子，说：

“脸皮就是脸皮呀。”

“我是说，脸皮比喻什么，或者引伸出来的含义是什么。”

“脸皮不是什么比喻，也没有引伸，脸皮就是脸皮。”表姐盯着我回答。

我于是揪着自己的脸皮，把它拉得好长，问她：“就是这个脸皮？”表姐也揪着自己的脸皮，把它拉得好长，说：“对，就是这个脸皮，脸上的皮。”她见我仍不明白，便越拉越长，我真担心她会那块脸皮拉脱了，只好说：“我知道了。”

其实我更糊涂了。我闭了一下眼睛，摇了摇头。难道我还在做梦。我隔着裤子使劲揪大腿上的薄皮，痛得我差点叫出声来。这当然不是梦。我问：

“那我表姐夫去上班，后来我侄儿去上学的时候，你怎么问他们脸皮带了没有呢？”

表姐一边吃包子一边回答：

“你不晓得你表姐夫他们呢，你要不提醒一声，有时候他们就把脸皮忘在门背后了。”

“什么什么？”我吃惊地问：“脸皮忘在什么背后？”

“门背后呀。”表姐回答。“你表姐夫他们的脸皮通常都是挂在门背后的，跟雨伞呀，风衣呀，挂在一起，出门的时候才不会搞忘。”

我说：“表姐夫的脸皮不是长在他自己脸上的吗？还有我侄儿的脸皮，不也是生下来就在他的脸上么？”

表姐放下牛奶杯子，现出这才听懂了的样子，反问道：

“难道你们那里的人出门都不带脸皮了么？”

我说：“带呀，怎么不带。每个人的脸皮都长在自己脸上，只要人出门了，脸皮也就跟着出门了。”

她说：“那是你本来的脸皮呀，我说的是买来的那张脸皮。”

我说：“我越来越听不懂了，你说的买是什么意思。”

表姐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买就是买，你给他钱，他给你一张脸皮。当然，买两张三张也可以，看各人的需要。”

我又使劲地揪我的大腿皮子，痛得叫出声来。

表姐用她那极端惊异的眼睛盯着我问：

“你怎么了，是生病了吧？”

我敢肯定，在我们两人之间，总有一个人的神经确实出了毛病。不是她，就是我。什么买脸皮，可以买一张，还可以买两张三张，真是莫名其妙。这时，我又听见表姐继续说道：

“你表姐夫那张脸皮，还是你们慧嫫帮他买的呢，你难道不晓得？都好几年的事了。那时候比现在便宜得多。四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张上等脸皮。哪象现在，质量又差，价钱又贵。这也难怪，现在什么都涨价，脸皮怎么能不涨。再说，买的人也多了，所以，国家商店里经常缺货。实际上是货一到就悄悄倒给了个体户。私人商店里货倒不缺，但是贵得吓人。最一般的脸皮也要一百好几，上等的要五百以上。最近又出了一种万能脸皮，进口的，卖三千几。凡是人类有的表情都做得出来。比原先最吃得开的那种三用脸皮还俏。”

我越听越糊涂了。等她一说完便问：

“你刚才说，我表姐夫那张脸皮还是我爱人帮他买的，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那是慧嫫没有告诉你。你记得那年你表姐夫被人打伤到省里住医院，我到你家里来，慧嫫给我说，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一张脸皮好。她说你原先脾气好古怪，见谁都没有笑脸，在银行里得罪同事，回家来又得罪邻居。自从她给你买了一张脸皮……”

“给我买了一张脸皮？”我立即打断她。真是开玩笑，我也买了一张脸皮！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她连这个都没有告诉你？”表姐问。

“不是没有告诉我，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她就完全把你瞒着了。她亲口对我说，自从给你买了那张脸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见了谁，你都是笑嘻嘻的，十分亲热的样子。左邻右舍都说你变了一个人。后来单位里加工资，不是很顺利就给你加了一级吗。因为她给你买的是一张和气脸皮。听她一说，我才叫她也给你表姐夫买了一张。的确有效！”表姐在说最后四个字的时候，不但加重了语气，而且十分自得。

邻居说我脾气变好了，单位里给我加工资加得很顺利，这都是事实。但这怎么可能是因为买了一张什么和气脸皮的缘故呢。

“表姐，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立即伸手去摸我的脸，说：“表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么？我从来都是这张脸皮，这还是我原先的那张脸皮呀。”

她说：“一张脸皮是要用好久呢。何况那时候的东西，质量比现在好多啦。就说尼龙袜子吧。我最早买的那一双，现在还在穿。后来买的反而都烂了。”

我有些急了，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这张脸皮，是我妈生我的时候跟我的脸一起生下来的。”

她说：“我说的不是舅妈给你生的那张脸皮，那张脸皮当然还在。我是说重在那张脸皮上的脸皮，那是慧嫫给你买的。”

我说：：“表姐，你一定是上了慧嫫的当了。她在她们剧院里是专门演喜剧的，一辈子嘻嘻哈哈，就喜欢开玩笑。”

她说：“这个事绝不是开玩笑。因为一切都是事实。现在买脸皮的人多得很嘛。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当然谁也不会告诉你他买了一张脸皮。”

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脸，说：

“不对。我出门的时候，慧嫣就从来没有像你们那样问过我，‘脸皮带了没有’。而且她也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我的脸皮是不是挂在门背后的。我的任何东西放什么地方她都仔细告诉我的，出门的时候也再三叮咛不要忘了什么。就从来没有说过脸皮的事。再说，我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家的门背后挂过那种破玩意儿。”

“你不说我还忘了，你的那张脸皮是一张固定脸皮，一次戴上，就用不着取下来了。这跟镶牙一样，有一种镶了每天都可以取的，有一种镶了不取的。你的就是不取的那一种。”

我的天呀，怎么有这种事情。我真是倒霉透了！我禁不住用手揪我的脸皮。难道我揪的真不是我的本来的脸皮。这件事叫人想一想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表姐还在继续说：“我本来也想给你表姐夫买一张固定脸皮的，但是他皮肤过敏，不适于戴那种脸皮。所以买了一张活动的。再说，我也觉得，回到家里还是用真脸皮好。”

我心里更是一紧。这就是说，即使在家里，我用的也是一张伪造的脸皮，而不是我自己的脸皮。这件事真叫人受不了。我用力揪那伪脸。明明感到痛，怎么是假的？于是我说：

“表姐，你能不能把你们买的那种脸皮给我看一眼。要不，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说：“你刚才不听见你表姐夫他们说都带走了么。”

“把你的给我看一眼吧。”我又请求她。

表姐笑了，说：

“我从来不用那玩意儿。我这个人，不管任何时候，都能随机应变，该用什么脸皮就有什么脸皮。可以说爹妈给我生的就是一张万能脸皮。用不着买。当然，有一种脸皮我拿不出来，那就是一般年轻人或者丑八怪喜欢买的那种漂亮脸皮。”

她见我仍一脸狐疑，又说：

“你不要着急，等你表姐夫他们回来，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给你

看。”

表姐一边说一边收拾餐具。后来她要去上班了，问我要不要出去玩。我说我必须马上回去。她说，你昨天才来怎么今天就走。我说我必须马上回去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她向我保证，她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用不着回去核实。但是我说我无法相信。我要是不立刻弄清楚，我就连一秒钟也不愿意呆。我表姐知道无法挽留我。从她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她一定以为我至少有一半疯了。

我一到家，开了门，便三把两把将门背后的风衣、雨伞以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掉，想在那里找到那种脸皮。我想象着那东西像肠衣，像鱼泡，像猪肉皮子，像外科医生的橡皮手套，像没有充气的氢气球，甚至像那种我不愿说出口来的套子，软塌塌地挂在门背后的哪颗钉子上。然而我一无所获。于是我又跑到寝室门、厨房门、厕所门、阳台门背后去看，仍然什么也没有。于是我翻箱倒柜，甚至连妻子的私房钱和她在初恋时收到的那个人的信都被我翻了出来，仍然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我又久久地站在穿衣镜前仔细审视我的脸。我把眼睛睁得像牛眼睛那样大，也看不出任何破绽。就连最细小的雀斑和疤痕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它怎么会假呢。如果真是一张假脸，就一定能找出它的漏眼，比如一道接口，或者用极细小的拉练，或者用万能胶之类的东西缝合或粘合起来的地方。然而我找不到那个接口。后来我甚至把衣裳裤子都脱掉，赤条条地站在穿衣镜前转过来转过去地找。当然，我先把门关死，总不能让妻子女儿回来碰见。我千方百计要找到那个接口，那个真和假的分界线。因为我想，既然在头部找不到，就应该在身体的其它部位找。我联想到女人的长统袜。虽然名为袜子，却不光套住她们的一双纤纤小脚，而可以一直套到大腿，甚至听说还有连屁股都套进去了的。目的就是让你看不见那个真和假的界线，还以为那袜子美丽的颜色就是她们皮肤的颜色呢。同样的道理，脸皮也可以不仅仅是一张脸皮，而是能够连头，连手，

甚至连屁股连脚都套起来的。总之让你也找不到那个接口，叫你免生怀疑。但一旦脱光了身子，我想那接口也应该能够找到。可是我的确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惊叹现代科学技术之高明之鬼之不讲道理，居然以假乱真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呢，还是应该想到这一切原来都不是真实的，我只不过在做梦。是我在梦里到了家，又在梦里听了表姐的那些无稽之谈，然后便信以为真，又在梦里跑回来，关着门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我必须立即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我不能容忍在我的脸上戴着一张不是我的脸的脸皮。我对着镜子里的那个瘦骨嶙峋的我挥拳头，瞪眼睛，呲嘴巴。他也同样对我挥拳头，瞪眼睛，呲嘴巴。我又一次用力揪我的大腿皮子，而且忍住痛拿手指甲挖它，直到看见血从那里流出来。于是我不再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了。这时我发现桌子上压着一张字条。我走过去看。是我极要好的一个朋友写的。说他昨天有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来找了我，叫我回来以后立即去找他。我穿好衣裳裤子，对着穿衣镜又看了看我的脸。我被弄得六神无主，心绪不宁。因为我无法认定这究竟是一张真脸还是一张伪脸。我决定到朋友那里以后请他帮我鉴别。我的朋友在商业部门工作，不光有经济头脑，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各种头脑。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但是朋友却不在家里。他妻子在。我不便说脸皮的事，便问她丈夫什么事找我。她样子十分机密，先把门关好才鬼鬼祟祟地对我说：“现在轮到你们发财了！”我问：“发什么财？”她说，有一笔大生意找上门来了，必须立即找到二十万块钱的本钱。只要一转身就可以净赚二十万。然后你们两朋友对分，一家十万。别的人他信不过，他只能找你，因为你们谁也不会出卖谁。他已经从私人那里找到了十万，一分五的利息，看你能不能从你们银行里弄十万块钱出来。钱一到手就马到成功。

我见她说得天花乱坠，便好奇地问：

“什么生意那样赚钱？”

她样子更加机密，嘴巴凑到我耳朵边上来，口里吐出的热气冲得我的耳门子痒酥痒酥的。她极小声地说：

“脸皮生意。”

我立即就从凳子上跳了起来，仿佛烙铁烫了我的屁股。

都疯了！连我的朋友那样精明的人都变得如此神经不正常，就更不要说他那原本就有点风风火火的老婆了。她是那样得意忘形，喋喋不休。我脑子里嗡嗡叫，只听见她叽叽咕咕叽叽咕咕说个没完。她说，那脸皮是中外合资的一个什么厂的最新产品，质量完全可以保证，而且品种齐全，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胖瘦、长短、宽窄各种型号都有。货很快就到，是用集装箱运来的，整整装了两车皮……

天呀，整整装了两车皮！不是猪皮，牛皮仿羊皮，而是人的脸皮。

我匆匆告别朋友的妻子，含含糊糊地答应她关于从银行贷款的事，脸上却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我也不知道它是否真露出了这种神色。因为如果那是一张伪脸，它就必然会按照它自己的表情去表情，而完全不理睬我的心情的。我感到悲哀。

从朋友家里出来以后，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城里走了很久。我觉得恍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用他们的脸对我做怪相。待我仔细盯着他们看的时候，又都变得一本正经了。我不知道它们都是些真脸还是假脸，或者哪些是真脸哪些是假脸。正如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头脑有点不正常了还是这世界看起来有点不正常了一样。

直到路灯亮了我才回到家里。这时我的头脑已开始变得清醒些了。一进门就听见女儿在哭，妻子在骂。接着又听见女儿在房间里大喊大叫：“我不要嘛，我不要嘛！”

“你不要我就打死你！”妻子的声音。

我猛地推开房门，问：

“什么事情？”

女儿听见我的声音，本来蒙着脸趴在床上的，小小的身子立刻一拱便梭下床来，跑到我背后，抱住我说：

“爸爸，我不要嘛，我不要嘛！”

我问：“你不要什么？”

妻子理直气壮地说：“今天我给她买了一张脸皮，叫她戴，她偏不戴。”

女儿说：“我就是不戴，我就是不戴，我就要我原来的脸皮。”

妻子说：“你原来的脸皮给我闯的祸还少么！”然后转身告诉我：“昨天你刚走，她们班主任就来家访，说她在课堂上把数学老师得罪了。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说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做的一道题完全错了。”

女儿带着哭声说：“他就是错了嘛！”

妻子瞪她一眼，继续说：

“数学老师说是她错了。她还不服，竟敢跑到讲台上给老师改错，把数学老师的脸都气青了。班主任说，她干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了。有一次，班主任上语文课，把‘矗立’的‘矗’读成了‘耸’，她当时就站起来说，那个字读chù，不读sǒng。”

女儿又说：“那个字是读chù嘛。”

妻子接着讲下去，“班主任只好说，这是个多音字，既可以读chù，又可以读sǒng。她公然当场把《新华字典》拿出来翻给班主任看，说是只有一个读音。弄得班主任下不了台。”

女儿又说：“那个字是只有一个读音嘛。”

妻子不理她，接着道：“班主任说，照她这样下去，将来升学是要吃亏的。因为现在又看重学校的评语了。像你女儿这样的尖子生，将来因为评语上了不了重点中学，太可惜了。说她她还不听。所以我领她到医院脸皮科看了……”

“什么科？”我又疑心自己听错了。

妻子说：“脸皮科。这是最近才从皮肤科分出来的。号还不好挂呢。医生说，先给她买张恭敬脸皮戴戴看吧，要是再不见好，就只有戴恭顺脸皮了。谁知这个鬼女子，整死都不戴。”

“我就是不戴。”女儿仍然嘴硬。

听了妻子这番话，我也感到问题严重了。像这样下去，老师当然不会高兴，将来还上什么重点中学。上不了重点中学，那还有什么好的前途。当然，我也不赞成戴什么脸皮，但是的确应该好好教教她。也许教会了，就不用戴那脸皮了。天呀，怎么会真有这种脸皮啊！

我牵着女儿的手，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亲切地对她说：

“我的好女儿，你现在还不懂，将来你就会明白，妈妈说的话是对的。一定要搞好跟老师的关系。就像我们在单位里一定要搞好同上级的关系一样。因为你将来的前途和命运，有一大半掌握在他们手里。我看还可以补救。首先，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得罪任何老师。即使发现老师有什么错，也要装着不知道。更不能声张。这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行了。然后……”

这时，妻子也挨着女儿在沙发上坐下，满意地望着我。女儿却拿一双吃惊的眼睛盯着我看。

接下来我教给她一个方法。其实这不是我的方法，而是从一个年岁比我大得多的同事那里学来的。若干年前，（那时我还没有结婚）这个同事曾经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儿子说，千万不要在老师面前做出什么都懂的样子。即使你全都懂了，也要时不时拿一两个问题去请教老师，恭恭敬敬地听老师讲解。等老师讲完以后，你一定要做出豁然明白的样子，说，“哦，老师这一讲，我就懂了。刚才想了半天都搞不懂的。”这样，老师才喜欢你。后来，不知这孩子是因为听了他父亲的话呢，还是因为没有听他父亲的话，的

确很有出息。不久前听说，快当某个大单位的一把手了。

我教给女儿的就是这同一个方法。不过我说得稍微委婉一点。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女儿那越来越吃惊的眼光，那眼光里后来甚至有了谴责的意味。

妻子听完我的话，立即很高兴地说：

“你看，你爸爸也就这个意思。”她把手搭到女儿肩上。“其实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说到这里，她突然抱住女儿的头，但很快就放开了。我没有看清她究竟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只见女儿立即用手抓自己的脸，大声哭叫起来：

“我不戴嘛！我不戴嘛！”

妻子赶忙抓住她的手，诳她说：

“我没有给你戴。”

女儿不停地在沙发靠背上使劲蹭自己的脸，哭着说：“你就是戴了嘛！”哭得那样伤心，叫人心很不好受。

我狐疑地看了看妻子，妻子意义不明地向我努了努嘴巴。我把女儿拉到我怀里，仔细审视她的脸。我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还是刚才那张脸。也就是说，是她原先的脸。只是上面布满了伤心的眼泪。我说：

“妈妈真的没有给你戴。”

她说：“你们都骗人，她就是戴了。”说着又要拿挣脱的手去抓自己的脸。我把她的两只手一齐抱住，说：

“你要相信爸爸的话，爸爸看得很清楚，真的什么也没有戴。”我抽出一只手去擦她脸上的眼泪，实际上我也是想要摸一摸，究竟戴了没有。女儿显然不信，还在伤心地哭。我心里也很难受，便说：“你要不相信，可以叫你妈妈把她买的那个脸皮拿来给你看。”

女儿立即象摸着了蛇似地大声喊道：

“我不要看！，我讨厌它！把它丢远些！”

我说：“不看就不看。对，把它丢远些。只要你答应听爸爸的

话，明天就叫你妈妈把它拿去退给商店，以后再也不买了。”

我总算把女儿逛住了。等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做功课以后，我小声问妻子：

“你究竟给她戴了没有？”

妻子小声回答：“不戴怎么得了嘛！”

我仿佛受了重重的一击，又开始恍惚起来，难道那东西像吸铁石一样，一挨就粘上去了。要不我怎么就没有看清楚，妻子是怎么给她戴上去的呢。照此看来，她也一定早就给我戴了。说不定就是在哪一天晚上，装着跟我亲热的时候给我粘上去的。

“真不像话。”我不禁失声咕嚅道。

妻子说：“不要紧的，过两天她就会习惯。就跟我奶奶说的从前女孩儿包脚那样，没有一个不又哭又闹的，后来就都习惯了。不但习惯，还互相夸耀，说自己的脚包得好呢。这比那容易多了。等她习惯了，就可以每天都取下来，挂在门背后，等上学的时候才戴。”

我神思恍惚，胆战心惊，不敢再问什么。更不敢问她是不是也给我戴了。不问，我便还存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一问，也许就完了。

妻子继续说：“现在戴脸皮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只有要脸的人才戴脸皮，不要脸他又何必戴呢。”然后她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猜，今天我去买脸皮的时候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我们文化局的柳崇清。”

“他也在那里买脸皮？”

妻子笑了笑，回答我：“我去的时候听见他正在问售货员，有没有那种戴起来显得老练、庄重、很有水平的脸皮。售货员说，不知你是想买一张练达脸皮，还是老成持重脸皮，或是深谋远虑脸皮，或者，只是想要一张庄严脸皮。他说，不光是这个，还要显

得很有修养，很有水平的。售货员说，那就买一张莫测高深脸皮吧。这里有照片，请参观。这是莫测高深一号，这是二号。说到这里，妻子“噗嗤”一声笑了。然后问我吃晚饭没有。接着便到厨房里张罗去了。吃饭的时候我问她：“你们那位柳崇清买脸皮做啥。他是演员出身，难道还做不出那几种表情来么。再说，好好的，又何必要装模做样呢。”

妻子说：“你还不知道么，他已经进我们文化局的领导班子了。他天生是个娃娃脸，一贯演那种无知无识的小青年，一脸的浅薄相，就从来没有过那种含蓄深沉的样子。比如我，演惯了喜剧，就演不来青衣，哭起来也像在讥笑谁似的。昨天我们剧院的陈圈死了，明天遗体告别。我最讨厌这个马屁精。虽然我并不希望他死，但死了我也不感到悲伤，我怎么也做不出那种悲痛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也去买了一张削价处理的悲痛脸皮。”

“你说什么？”我吃惊地问。

“我说我去买了一张削价处理的悲痛脸皮。”妻子说，“要不要我拿给你看看？”

“我不要看！”我也像摸着蛇了似地立即喊道。

“什么事把你吓得这样？”妻子惊异地问。

“没有什么。”我缓和了语气说：“我担心我看了会吃不下饭。”

妻子不再说什么。

我也无话可说。就那样心神不定地吃完了饭。后来又心神不定地上床睡觉。妻子来亲我。我无动于衷。因为我想到她亲的是一张伪脸。这些年来她亲的都是一张伪脸，与我毫不相干。妻子对我是那般亲热和温柔。谁知她是否也买了一张亲热脸皮或温柔脸皮呢。而且很可能也是削价的。到了我死的那天，兴许她也会戴上那张削价处理的悲痛脸皮守在我的遗体旁边，做出种种悲痛欲绝的样子，和前来吊唁的人握手吧。既然谁也分辨不出真假，那就一切真的都有可能是假的。假的东西之所以可恶，不仅因为它